



散文

我是兼有世故而不失天真的，
可與周旋的人總勉力與之周旋，



除非過於混蛋的人混蛋到我面前來，則我的天真，將與他毫不客氣。

秋暮話黃花

並不是到了秋，就來表出秋的好處，就來恭維。在一年四季裏，我毫無理由的最愛春，因為春是新生的表現，有蓬勃之氣，此外，就是最愛秋了。秋對於一個詩人，是最大的題材給予者，秋是詩的季節哪！

初秋，仲秋，一轉瞬間都溜跑了，現在剩下的是暮秋了，在這時最引人愛好的是菊。

菊的古寫是「鞠」，很早就有許多人愛他。李時珍說菊有九百品，但陶弘景卻說只有兩種，莖紫氣香而味甘者為真菊，莖青而作蒿艾氣，味苦不堪食者，名苦蕒；就是通常所稱的野菊花。菊的別名很多，如：節華、黃華、霜傑、佳友、壽客等。

在書齋裏供幾盆清幽的菊花，那末滿齋都覺得幽靜、清爽，而且菊自別有一種幽香放出，那更沁人心脾。

我很喜歡菊，因此每年總得自己插幾盆，或是向菊圃購買，倒也常有幾盆是堪稱名貴的，去年有一盆是紅色的花，白的邊緣，碧綠的葉子，那就叫「綠衣紅裳」。有一盆全花□白狀類獅子，那就是「雪獅子」，此外如「□頭菊」、「綠牡丹」、「天上星」、「鳳尾嬌」等，花樣也正不少。

菊在古詩人的筆下，是着實給歌詠讚美的，最出名的當

然要算陶淵明那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看那樣子是多麼的閒適、舒爽呢？

誰都愛菊，為什麼它會如此博人得寵？這正因它不趨炎、不附勢，而有骨氣、有節操的關係。假使菊在夏季開花，即它是有多麼的好，人們哪裏會高興擠出一身汗去賞菊？

菊從晚秋出現，一直要到仲冬才落花，不畏風霜而奮鬥，它的枝幹雖是草本，不成材，卻能亭亭玉立，很傲岸的站着，這是很好的暗喻。

古人以菊為清高之士。試見當今舉世滔滔，人中之菊有多少呢？有多少呢？

《大美晚報》「夜光版」去秋曾輯「菊花專刊」¹，主編人即〔死難〕²未久的朱惺公烈士，其意純在以菊喻人，假此諷世，是則又與雅賞菊截然異趣了。

1 「菊花專刊」：原文作「菊明專刊」，諒誤。朱惺公1938年2月任《大美晚報》副刊「夜光版」編輯，以此報為陣地，在孤島上海宣傳抗日救亡，曾在「夜光版」上刊出四期「菊花專輯」。

2 死難：原文作「苑難」，諒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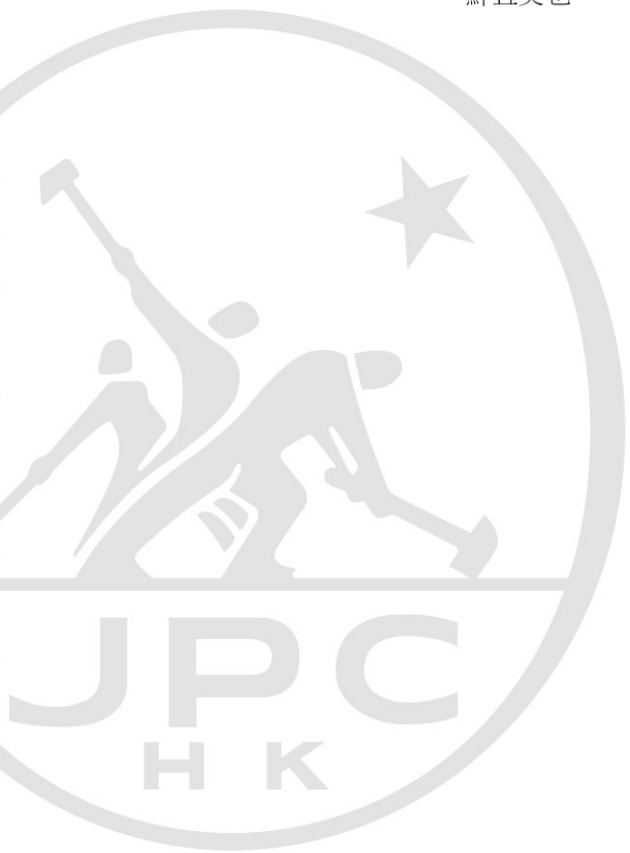
按

《香海畫報》1939年第179期，署名「茜蒙」。

閒話玉爪蟹

秋深矣，紫蟹正肥，凡我老饕，莫不食指大動，垂涎三尺。蟹之族類甚繁，而以玉爪為雋品，佔海上蟹市勢力最大之陽澄湖蟹，即玉蟹也。惟陽澄湖雖以產玉爪名，而玉爪之產地，則實不限於陽澄湖。玉爪之得名，以其雙螯及八足，均係半透明體，依稀羊脂之玉，而風味亦勝於非玉爪者；至其爪之所以作玉色，則因生長於清水中也，故凡清水之湖沼溪流中所產蟹，均作玉爪，惟他處所產，不及陽澄湖之多，而行銷亦不廣，名遂不彰。據業此者言：每年蟹季，陽澄湖每日產蟹之量約四千斤。但遇有霧之日，則蟹多隱去，不易捕得，霧越濃則蟹越少，歷試不爽，故連日大霧，市價必漲。至其他各地之產玉爪蟹者，據筆者所知，有武進之芙蓉圩，該圩地勢較低，原名芙蓉湖，湖中黃天蕩所產玉爪尤肥，其地界於武進、江陰、無錫三縣之間，所產蟹亦銷於三縣，以產量不多，得之較難，地方紳士每向捕者特定，用以贈送遠方親友。宜興之蟹，亦屬玉爪，則產於三汊中者，自丹陽入武進界，有清流曰白鶴溪，相傳為丁令威化鶴歸來處；其源來自茅山，亦產玉爪，但極少。餘如武進境內之西瀾湖、宋建湖以及太湖支流所經各地，蟹亦均屬玉爪，惟合各地所產者，尚不及一陽澄湖耳。此外，

沿長江各縣亦多蟹，爪灰暗多毛，俗稱沙蟹。蕪湖產量亦富，但有泥土氣，蓋因江水黃濁之故，遠不如江南一帶玉爪湖蟹之鮮且美也。



按

《香海畫報》1939年第180期，署名「茜蒙」。

鵝

走出玄武門，廣闊的前路展布在我的眼前，河水清澈，雙槳扁舟的情景，還留滯在我的腦海裏，無論在哪一季玄武湖總是美麗的。

在前面漸漸看見一些白色的東西，最初是一點，然後是一片，最後才看出是一群白鵝。一個蒼髯的老者，用綠色的竹竿，趕着牠們，在離家不遠的岔路上，人趕着鵝轉彎去了。那裏黃色的樹葉，稍近是一排短籬，旁邊是一個方塘，晚風吹縐了這一池綠水，捲起了殘了的黃葉在空中飛舞。那個時候，人和鵝很快的消失了。

沙啞的鵝聲，從那寂寞之地傳出來，牠們已很平安的到了家。那老者已換了一根旱煙管，啣着站在籬笆邊緣。燈光撩亂了我的眼簾，在一家燈光輝煌的雞鴨店裏掛滿了許多死鴨，其中也有不少是鵝，使我想起了剛才的一群白鵝，牠們後來的結果，不也會有一天被掛在這裏嗎？蒼髯的老者，安知否是牠們的劊子手？牠們到這世界上來的目的是什麼？我不能解答。

在雞鴨店的門口站了幾分鐘，一陣悲哀侵襲到我的心頭，拖着悵鬱的步子，往回家的路上走。

按

《無錫日報》1943年1月9日，署名

「茜蒙」。

鎮江之旅

第一次去鎮江，他們帶我去遊焦山。焦山在江中心，遠遠可以望見。我們站在船埠等他們找人來開汽船。在那裏停放着一排排的汽船，都是從日本兵那裏接收過來的，除了他們，竟沒有人會開。等了一回，他們找來了幾個日本人跳下船去，把馬達發動了；我們也跳了下去，臉對着江水、太陽、飛鳥，直望焦山行進。

到了焦山，日本人問我們什麼時候回來，我們答以五點鐘，他們因為要去江對面吃飯，說到四點半鐘把船開回來接我們。我們答應了，丟下他們上岸去了。

焦山的風景，平平沒有什麼可述，而我所神往的倒是山上寺內收容和尚的佛學院。參觀了他們的教室、圖書室、漱洗室、臥室等處。到靜坐的一間，我不覺向旁邊的人慨然說道：「如果他們收女生，我一定到這裏來。」——這話脫口而出，我怕唐突眾位和尚，連忙加以解釋道：「佛家以一切為空，那末女人也不成其為女人，還要避忌什麼？」說完了，看看各位年青和尚的臉上，都只有笑容，沒有責怪的意思。

說實話，我常常在惶惶無從的情景中生活，如果果能有這樣一個伴着大自然，清靜修養的地方，無俗事相煩，致力於身心的修養，真太理想了。

可惜我還沒有走到這樣一個可以停留下來的地方，所以當開船的人來相問歸時，我會肯定的回答他一個時間。否則，我會回答他們「我是不一定回來了」這句話吧。

在明窗淨几的大廳裏，我們在那裏吃了一餐美味的素飯。飯畢坐在窗下搖椅上，一面看江，一面搖動着自己的身體，腦子裏還在嚮往於靜修的生活。那時，對岸忽然傳來汽船的馬達聲，旁坐的人看了看手錶笑道：「正好四點半，一分也不多，一分也不少。我們也準備一定在五點鐘下山去吧！」

「下山去吧！」

我振了一振精神附和着。

我將發瘋

家裏添了三個人，從此我失去了我的神仙似的多閒多靜的生活。他們有的做事、有的入學，早上七點鐘便把我吵醒了。而且有了他們，我不吵也自醒，而且再也睡不下去了。

與他們同起、同止、同食，因此我也成了個生活正常的人。正當的生活是少不〔免〕工作的，我因為缺少這樣的工作，所以感覺到異常的難過。

要驅除這樣的難過是除非回到過去那神仙一樣的生活，這不可能。那末，只有讓我勉力學做一個正常的人吧！

我開始找尋我的工作，但是我找尋不到。我這沒有什麼可以填進去的正常生活卻在一天比一天使我難過，使我難過到幾乎忍受不下去的程度了。

按

《海風》1945年第2期，署名「謝千夢」。

按

《海風》1945年第3期，署名「謝千夢」。

不滑稽記

親戚喜小姐，來我家吃飯，預備就近去應一政府機關招聘書記及辦事員的考試。她問我去不去試試？我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她聽得非常興奮，因為她報名報的是應書記考，但她現在卻很想改為辦事員，辦事員的考試比較煩重，有了我，她可以膽大許多。

所以她欣然的跑出去替我報名，並替自己改一改已經報了的。她走一個來回，費了一個鐘頭，懷了我的准考紙來了。她告訴我她本要改的並沒有改，因為考書記的報名共有一百二十名，要取六十名。考辦事員的比考書記的多，卻只取二十名。

考公文呈式太沒有把握了，書記薪水有三萬元我也心滿意足了——她興奮地走着。——而且只要寫一篇字。

考辦事員除考公文呈式外，還要考黨義。黨義？哦，我小時候讀過的，總還有點記得。

「什麼叫做『三民主義』？」她們考問我。

「民衣、民食、民住。」

她們笑了，我怕我這樣的考卷會引得考試老爺也笑了，所以我請喜小姐飯後一個人走了。

至今，我還因為沒有奉陪她而很抱歉，可是為自己差一點，沒有做成一樁滑稽事件而暗自慶幸起來。



按

《海風》1945年第4期，署名「謝千夢」。